



Dialog der Phronesis 詮釋與實踐



張鼎國 著
汪文聖 / 洪世謙 編



Dialog der Phronesis 詮釋與實踐

張鼎國 著
汪文聖 / 洪世謙 編



 政大出版社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本書經國立政治大學出版委員會
人文學門編輯委員會審閱通過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詮釋與實踐／張鼎國著；汪文聖、洪世謙編。－初版。－臺北市：政大出版社，2011.12
面：公分

ISBN 978-986-6475-16-0 (平裝)

1. 哲學 2. 詮釋學 3. 文集

107

100026241

詮釋與實踐

作　　者 | 張鼎國
編　　者 | 汪文聖、洪世謙

發 行 人 吳思華
發 行 所 國立政治大學
出 版 者 政大出版社
執 執 編 輯 吳儀君
地 址 11605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 話 886-2-29393091#80626
傳 真 886-2-29387546
網 址 <http://nccupress.nccu.edu.tw>

經 銷 元照出版公司
地 址 10047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18號5樓
網 址 <http://www.angle.com.tw>
電 話 886-2-23756688
傳 真 886-2-23318496
郵 櫓 號 19246890
戶 名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黃旭田律師
電 話 886-2-23913808

排 版 日盛印製廠股份有限公司
印 製 敏強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1年12月
定 價 450元
I S B N 9789866475160
G P N 1010004460

政府出版品展售處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104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 五南文化廣場台中總店：400台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886-4-22260330

尊重著作權・請合法使用

本書採用環保油墨印刷，封面選用環保美術紙

主編序

有了資深學者陳榮灼兄與陳宣而及洪世謙兩位新進學者分別從不同身分與角度來為鼎國的論文集寫序，我的這篇序文真是有點多餘。但我不妨以另個立場，也就是將此論文集編輯的來龍去脈做個說明，作為這短短序文的主要內容。

去（2010）年9月9日尚以系主任身分在開校務會議的時刻，我突然收到鼎國愛妻慧卿嫂的電話，謂鼎國已走了。我匆匆地回到系辦，將此噩耗告知當時在系上的助教與幾位同仁後，隨即趕到醫院。慧卿嫂引領我去瞻仰鼎國的大體，在行三鞠躬禮時曾對鼎國說：我們會將你的後事辦好的。

除了為鼎國辦了告別式與追思會外，系上還有一份更大的任務是為鼎國出版他的論文集。

鼎國長期以來可說是因公而忘私。為了學生、系院校、台哲會、國科會、教育部的公事，竟挪不出一些時間與心力將過去所發表的論文集結成一本有系統的專書出版，以至於對於升等的私事他也毫不放在心上。這充分表示鼎國是一位著重實質內涵而毫不計較形式名利的學者。

但或許常人之區分實質與形式對於鼎國已不是個問題。在參與他幾年來主持的經典讀書會，以及瞭解他一而再主持申請哲學經典購書計畫的用意，更鑒於他重視對話的詮釋學學風背景，我想鼎國關心的是海德格所重視的實作（Vollzug），而一切的內容（Gehalt）與關涉（Bezug），更何況是常以外在關係（relationship）來呈現的形式，更要以實作為基礎。

我以為海德格企圖將實作的概念作為一般所謂實踐的前置條件，這個實作是從海德格所說事實性生活經驗中泉湧其動力出來的。鼎國在一種極為素樸的生活中對於事實性生活經驗有著強烈的敏感度，故我覺得他的實踐感是極為根本的。他在辭世前幾年重視康德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似乎是重視康德就之而談的審美判斷；但他更關心海德格的政治哲學，類似漢娜鄂蘭之將共通感關連到政治哲學去。這或許即是鼎國所重視的深刻而根本之實踐意義所在。

如果對話與書寫本身也是一種具動態性實作的話，那麼所呈現出來的一本書就是建立在外在關係的靜態成果。我不知鼎國是否認為我們為他編輯論文集是多

餘的，因它畢竟少了在書寫中自我對話的內在張力，更遑論與他者對話時的思想激盪。

但就如同鼎國另一方面購置哲學經典的動機在於讓學子能與經典有對話的機會，鼎國也該會允許我們集結其論文成就一家之言，並以經典的面貌讓莘莘學子常與之對話，從而讓後學有機會承繼其實作的腳步吧！

目前在鼎國的學生中，洪世謙算是較早從國外學成歸國任教者。我們就委託他帶領著鼎國的其他學生，將鼎國歷年來的論文做了一番彙整。世謙曾建議了幾個可能的論文集書名。我有個機會在廣州和中山大學的倪梁康談及書名的事，因他也想為鼎國的書在大陸出簡體版本。我們談到似乎德國甚至整個歐陸哲學的書名常用兩個概念來表示，如「存有與時間」、「真理與方法」等，因而就選定鼎國的論文集以《詮釋與實踐》為書名。

另外，除了洪世謙以主編的身分對於此書作序外，我知道在德國波鴻大學也攻讀詮釋學的陳宣而博士近來曾研究了鼎國的一些著作，故就也請她對於此書就其內容大概而寫一篇序文。今年7月在巴黎的國際中國哲學會議期間，我見到了長期為鼎國所推崇，也常關心鼎國著作的陳榮灼教授，則請他就更為縱深的視野來寫寫一篇序言。我們讀到他（她）們皆在對鼎國的真情流露中凝結出了珠璣的字句，更加深了我們對於鼎國人格的緬懷，及對於其學術精神與成就的尊崇。

今（2011）年7月底我卸下了主任一職，旋即在8月31日來美國紐約佛丹大學（Fordham University）進行一年的學術研究。離台之前我對於鼎國論文集的出版進度還放不下心。一年來，靜蘭、易儒與目前的孝儀助教，先後帶領著系上同學對鼎國的論文做收錄、騰寫與校對的工作。在此對她（他）們的辛勞表示感謝之意。對於政大出版社之慨允出版鼎國的論文集，我當然也要代表系上對之表示感謝；惟忝以為政大出版社自有責任為長期曾貢獻本校良多的一位傑出教授出版其著作，當然爾後也將以曾出版此堪稱經典的著作為榮。

汪文聖
寫於紐約市 2011 年中秋夜

謝謝張老師，明天見

這篇文章遲遲無法下筆，延宕多日。一方面是因為我從小就不是一個知道怎麼和老師相處的學生。另一方面，我總希望多點時間，以延遲的方式，細細回想我與張老師相處時許多不經意或早已遺忘的小細節。而這些小細節在多年後的今日，像小水紋逐漸擴散在我整個腦海中。也印證了死亡不是結束，而是以到達邊緣的方式，不斷展開對存在的延續和增補。

記得與張老師的相遇，是在我研二上學期的「詮釋學論爭」，也是從那整學年的堂課之中，我理解到所謂的實踐，不僅只有馬克思所談的社會實踐。實踐的方式也不單指衝撞與對抗；抑或說，張老師以詮釋學的角度，讓我理解哲學所思考的，不僅是對社會制度的批判及改革，還包括一種人文的實踐。這樣的實踐探問著每一個人該如何立命處事，探問與他者共存的問題，最後透過這一套不斷追問的過程，確立面對世界的姿態。換言之，不論是馬克思或高達美的社會實踐，都思考著人對於世界的投入，都在探尋進入世界的方式，而這樣的探問是為了人的解放，為了重獲人的精神。它使人不再禁錮在社會制度、科學理性、國家權威、道德令式或者由各類不同事物所建構出來的虛假意識，人不再是作為工具性存在，而是作為處於世界之中的存在者。

也正是在「詮釋學論爭」的課堂上，我首次感受到了古希臘哲學對於當代哲學的重要性，不論是詮釋學抑或是後來我所熟悉當代法國哲學中的傅科、德希達與巴迪悟，這些人無一例外的不斷地重回古希臘哲學，從傳統哲學中找尋回應當代問題的出路。這讓我理解到重探歷史與傳統的重要性，也只有奠基于歷史基礎上的反思，才讓思考具備厚度及廣度，也讓我們的思考跳脫眼前的局限和框架，從更長的歷史角度反思當前處境。這樣的思考路徑不僅影響了我碩士階段的論文寫作，至今仍影響著我閱讀當代法國思想家的角度。當代法國哲學並非如一般人所認為的斷裂或另類，它不是從天而降的靈光一現，也不是漂浮在空中的絢爛幻影，更非華麗詞藻的堆疊，而是一連串奠基于歷史基礎之上的批判、反思和再理解。

在碩士論文的寫作階段，張老師曾跟我說：「你知道有一種分有，不是切分

的概念，而是分享的概念。這樣的分有不會因為分給他者而愈來愈少，而是相反地，會因為愈分享給他者而無窮盡地不斷增生。」我當時聽起來只覺得是個很棒的說法，卻沒有太多體認。一直到了擔任教職後，每每上課和學生們針對某些概念不斷地試圖將自己的理解與他們分享時，我發現明明備課時還有些焦慮，不曉得是否有能力將這概念詮釋得讓學生理解。透過對話的分享，我除了更深入理解某個概念外，也擴大了對這概念的理解，愈能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理解、再詮釋，增補了文本本身的意義。我這時才意會到，分享真的不會愈分愈少，而是愈分愈多。只有在分享當中，我們跳脫了計算，我們不吝嗇於給予，甚至這個過程中不存在損失或消耗的概念，有的只有不間斷的擴散。是從自己走向他者，並與他者共存於更大的文本之中，共同生產更豐富的意義。

結束碩士階段，在負笈法國之前，我央請同為張老師指導學生的意雯，一同去老師新店家中辭行。席間，老師提醒我要傾聽他者的聲音。至今回想起來，這依舊是中肯而深摯的教誨。在這之前，面對體制的壓迫與暴力，我總只能憤怒以對，我甚至無法諒解人們對於不正義的冷漠或者對處於弱勢的人無動於衷。多年之後，我的研究主題也涉及了他者，包括全球化之下，對於外勞、外傭、無國籍者或者非法居留、難民等移動者的處境，以及在國內，那些聲音總是微弱到不被聽聞的底層弱勢者。這些可見或不可見的他者，實際上都是與我們共存於同一世界的他者，因此只有更認真的面對帶有異質性的他者，才能使我們共存的世界，既具有多元差異，又共創、共顯人類生存的普世價值。

現在回想起過往的種種，老師雖然沉默，但他的話語間不失幽默，更像是個智者給予我許多啟發及安定的力量。從實踐哲學、實效歷史、對話分享及傾聽他者，無一不影響著我日後的哲學思考。尤其張老師晚年，在2005至2006年的國科會計畫：「當代實踐哲學課題研究」，針對全球化、他者、「我們」等議題進行研究，強調跨界及他者在理解、詮釋和變革中所扮演的重要性。延續著多年的關懷，張老師在最後一篇遺作中，重新追問了當前人類如何共存的可能性。透過將政治還原為公眾空間的概念，將政治視為是人對存有物的整體理解以及人與其他存有者的整體關係，使政治參與還給眾人，也開放給眾人，尤其是少數者，從而重構「世界」圖像，「讓每一個人自身『存在』的方式，進入實際歷史與共同命運。探討『共同存有』問題，所有人共同的世界」。這些深刻的思想，不僅看見一位哲學家對於世界的關懷及期盼，也同時對於思考當前人類存在的問題，給予

了啟發式的開端。這些亦是作為我目前及日後持續思考的終極關懷。

如同一開始所說，從小我就是個不太知道怎麼和老師相處的學生，所以在政大期間，即便張老師對我受益良多，包括求學做人、對哲學的崇敬和謙卑、對古希臘及詮釋學的興趣等等，這些都深深地銘刻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只是我一直不知道以什麼方式告訴張老師，我幸運地在求學的路上遇到他，他以自身行動，以一種非語言的方式，以他特有的實踐哲學，修正我閱讀及性個上的躁進，並為我開啟哲學的另一個面向，相信心細的張老師能感受到我那份說不出口的感激。

張老師的驟然離開，讓所有認識他的師長、朋友感到扼腕。作為學生的我們也在驚訝之餘，頓時失去了知識上、心靈和精神上的依靠。然而張老師卻也同時留給了我們更多，彷彿作為一個更大的存有及更大的文本，讓我們這群學生即便在多年之後，仍持續投入張老師所揭露的境域，對他進行重新再理解的工作，慢慢地捕捉張老師的思想軌跡。受所長汪文聖老師及彭文林老師之託，建議我邀請幾位張老師的學生共同編輯紀念論文集，在二位老師的建議下，邀集了包括欣白、名珍、建國、育兆共同擔任這項工作。除了欣白與名珍，我與編輯小組的其他成員素未謀面，然而這項工作讓我們這群授業於張老師的學生跨越時間、空間，重新的共在、共通於由張老師替我們開啟的場域中。

紀念論文集的編排方式，在小組成員多次討論後，希望論文集一方面重新理解張老師的學術旨趣及哲學關懷，另方面也試圖凸顯張老師特有的學術風格及其重要性，因此在文集的編排上，就以上述兩點為思考的方向。

詮釋學無疑是構成張老師學術研究的基礎，然而對張老師來說，詮釋學除了是理解與對話外，更是一門實踐的哲學。因此，對於詮釋學的論爭及討論，構成了張老師學術工作重要的一環。正如張老師所指出，詮釋學的經典解讀及對話活動牽涉「不同地理解」、「不同思考的他人」，以及「對其他人的理解」三個層次。而「對於持不同意見者」及「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讀」更是長久以來詮釋學所面臨的艱鉅工作。也因此包括 Apel、Habermas 的批判詮釋學、Ricoeur 的反思詮釋學抑或是 Gadamer 實踐詮釋學，甚至包括 Derrida 的解構哲學，張老師都試圖以詮釋學的方法保持對話的開放性並聽到他者的聲音，讓這些不同詮釋學，在爭論、對話的過程中重新豐富文本並理解他者。這同時也看出了張老師哲學上的實踐性格，如同高達美在重視經典的同時，不忘對於傳統的批判與反思。老師的實踐哲學，從詮釋學出發，以書寫、對話、詮釋和修辭作為行動，以反思傳統、權

威、歷史作為實踐，試圖回應當代問題。這是張老師的哲學中，特有的實踐向度，一種積極介入的哲學態度。正如同張老師所說，真正的詮釋理解是要能講述給別人，讓別人相信其效應並採納其要旨，成為可共同實踐的理念。因此，本論文集的第一部——「詮釋學論爭及當代哲學對話」，收錄關於詮釋學或對於詮釋學文本的解讀，或者以詮釋學的觀點出發，所引發的對話和探討。這部分強調的是張老師一貫的哲學關懷：詮釋、理解、對話與實踐。

在一份由師母所寄來的張老師寫作計畫中，張老師提到該年度要進行「哲學流派發展或哲學家論述」，計畫中詳列了許多流派及哲學家。這也凸顯了張老師學術工作的第二個特點，即張老師長年來所強調的人文學面向。立基於對過去的重新理解與爬梳，強調人文所具有時間向度，對於過去的理解不僅在於閱讀歷史，更在於透過歷史的厚度，以一種穿透的方式聯結過去、現在與未來，亦即將未來的反思與出口，立著於實效歷史（effective history）的基礎上。張老師指出：「實效歷史指出人類有效性、歷史性的存在如何可能彰顯存有的意義。語言活動、問答、對話、交流、溝通，環繞所有理解和詮釋進行的具體實現，都不再只是個別主體性本身的問題，而是分有和共享發生的範圍。」因此本論文集的第二部——「面對未來——重探與追蹤」，收錄張老師對於亞里斯多德、康德、海德格等不同時代哲學家的重新理解，以及透過這些歷史向度的考察，打開當代問題的缺口，並作為朝向未來的可能性。

德希達曾說，追憶不是單純地對過去的召喚，亦非使過去重新再現，而是為了描繪未來。悼念他者是永遠不可能完成的，因為他者早已無可化約地內化於主體之中，他者的他異性已在主體之中延異，這種延異確認了他者對於主體生命的刻痕及影響，肯定了他者在主體不斷重構的過程中扮演的重要性。然而，這種不可能完成的悼念也同時構成了無止境的悼念，他者仍以一種不在場的方式與主體相遇，主體透過追憶表現為無盡的友誼、責任與承諾，這樣的承諾無法兌現，不是經濟式的，卻永久有效。

最後，僅代表所有編輯小組成員
謝謝張老師，明天見。

洪世謙
2011年6月於高雄・西子灣

序

雖然我只是較鼎國癡長數年，但由於他一生都十分客套地以老師尊稱我，所以茲容我以一如往昔與他討論哲學的方式來為其論文集撰序。縱使鼎國已無法親自參與對話，不過，特別地對於我所提出之不同意見與問題，很盼望其傳人與後學將來可以做出回應。Gadamer 畢生堅持「對話」(dialogue) 乃係哲學活動之基本型式，而「對話」之本質結構就是「發問」(questioning) 與「回答」(answering)。作為其再傳弟子的鼎國當會喜歡這種撰寫方式。

I.

鼎國一生鍾情於德國哲學，而其研究重點主要特別集中於德國的實踐哲學與美學。在方法論上他追隨現象學和解釋學之進路。不過，鼎國最早的興趣是落在海德格之《存有與時間》的思想。而相應於德國於七〇年代出現的「實踐哲學轉向」，其研究也隨著作出「迴真向俗」之改變。因此，後來於 Tübingen 大學其博士論文便是以 Gadamer 之解釋學實踐思想為題。而他的論文導師 Bubner 教授不但為 Gadamer 之愛徒，且是著名的黑格爾專家。由於 Bubner 早年曾執教於法蘭克福大學，日夕與 Apel 和 Habermas 相過從。因此，後來鼎國亦對「批判理論」產生濃厚的興趣。

從這本論文集之豐富內容可以清楚見出鼎國一生於德國哲學研究上用功之勤。除了嚴肅的學術課題外，他對德國哲學界之發展動態也非常關切。即使學成歸國後還對此時加報導。其目標不僅在於提高國人於這方面的認識，且還希望藉此將德國對思想文化之重視精神移植至本土。

II.

於鼎國一生的哲學旅途明顯地出現兩次轉向：先有「實踐哲學轉向」，後則有「美學的轉向」。在此一角度來看，可以說鼎國走過尼采相同的路徑。尼采早期便孜孜于透過深化康德之道德哲學來揚棄柏拉圖主義，晚年則喊出「藝術是

最後的救贖力量」之口號。然而差異的是：首先，尼采係屬於19世紀，鼎國則是屬於20世紀。其次，當年尼采是隻身上道，而鼎國是與當代德國哲學之發展同步前進。最後，與尼采自嘆來得太早迥殊，鼎國較能認同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之著名論調：雅典娜女神的貓頭鷹只於傍晚才起飛。

不過，更重要的是，鼎國信奉黑格爾對哲學所賦予的定義：「於思想中掌握其時代。」職是之故，鼎國之著作雖然大都旁徵博引，但却毫無那種亂拋書包的經院式學究作風之弊，反而給人一股強烈的時代感。

當然，從一反思的觀點以言，我便頗長期間置疑一向強調實踐哲學的鼎國之轉向藝術哲學是否代表某種方式的退縮。因為正如十分清楚地表現于馬克斯的著名論點：「哲學致力於理解世界，其目標在於改變世界。」但藝術如何能有助于改變世界呢？百年來中國不是充滿大大小小之連串革命嗎？然而却迄今尚未成功！

但是今次再度來德却使我有機緣體會到鼎國之轉向的深層意義，然而也同時見出個中一些可能的局限。上月底於柏林所舉行之「洪堡基金會」的年會中，當被問及與20年前相比德國有何變化時，我的答案是：「The German people are now more relaxed」這不但引得滿堂大笑，且還立即追問：「Is it good or bad？」於回應中我說：「Of course, this is positive」這樣在場的德國人方有釋然之感！凡熟悉其民風者都知道德國人向來非常嚴肅、不苟言笑，加上其可長時間保持沈默之作風，常使人有一般十分難以親近之感！無疑，其優點顯諸於做事非常全神貫注、嚴謹與值得信賴。可是其過於重理性的傾向便往往產生「得理不饒人」的負面效果！於此一角度看來 Holocaust 之出現絕非偶然，因為「以理殺人」便是個中的關鍵所在。

另一方面，今天任何置身於柏林的訪客都不再占染到普魯士之軍事色彩了；反而會立即發現這是一充滿藝術氣息的大都會！如果說柏林未來可再度成為歐洲的文化首都，大概鮮有人對此持反調。

古人云：「春江水暖鴨先知。」留德長達七年的鼎國大抵早已洞悉此種變化走向，因而很早便追隨 Gadamer 邁上「藝術哲學」之轉折。近年來 Gadamer 之大弟子 Dieter Henrich 對這方面的一些理論成果作出了可喜的初步性總結。於此點上亦可見出鼎國早慧之處！

然而，即便於其「藝術哲學之轉向」後，鼎國孜孜于要為康德的「知性美學」翻案。而更一般以言，他常嘆息未能於實踐哲學之層次將 Gadamer 的解釋

學與 Apel 和 Habermas 的批判理論融合而深感遺憾！對此一宏願與鴻圖，於表欣賞之同時我却現想補充一點：無論 Gadamer、Apel 或 Habermas 都仍受囿于康德之「理性與感性」二分。換言之，與康德同過、這三位當代德國哲大師均忽視了海德格所榮懷之「非心理學義」、「非感性義」的「純情」(pure feeling)。而這正是康德所言之「崇高」與「美感」的歸宿向度。另一方面，即令 Habermas 近年來對「道德情感」已多所重視，不過，由於欠缺「純情」之概念，其「溝通倫理學」却始終給人一種「智不窮源」的印象。實際上，作為整個德國哲學開山祖師的萊布尼茲亦早已指出：「只有通過內在的情感我們方有關於思惟的知識〔=自我認識〕」(It is only by internal feeling that we have knowledge (connoissons) of thinking.)。從一世界哲學的角度以觀，萊布尼茲這一「情先於知」的洞見正好與在其前的明代理學家劉蕺山和在其後的法國現學家 Michel Henry 相呼應。可以說，依劉蕺山，對此一立場之漠視正係王陽明「良知說」的病因所在；而在 Michel Henry 看來，亦惟有回歸此一論調方可克服胡塞爾底「意向現象學」之局限！

無可否認，海德格之存有思想始終仍是鼎國一生之「至愛」。鼎國曾表示對我之深入海德格思想又不受其所困囿而感到欣羨！當時我只是笑而不答。現我想補上一句：如果真能順著海德格重視「發問」之路數走下去，則便可以吸收其長處而揚棄其缺點！即使就鼎國所感到困惑之其與納粹的關連以言，也可見出縱然於三零年代海德格思想已於道家哲學之影響下出現「轉折」(Kehre)，但是其行徑仍未能擺脫那種「真理化身」甚至喜歡「替天行道」的傳統作風。當他面對 Jaspers 試圖為一己之向希特勒靠攏而說道：「為了保衛德國文化之純粹性」(um die Reinheit der deustchen Kultur zu verteidigen)，這清楚地顯示出其「盲點」所在。難怪乎 Jaspers 立刻將他擰出門外！不過，我們也不應因人廢言，儘管海德格為人也十分冷酷，但其於馬堡大學開頭授課便能強調「情」之存有論涵義！職是之故，我對鼎國追隨 Gadamer 的論調：「《存有與時間》是一本失敗之作！」有所保留。

總括而言，我本想邀約鼎國共同思考下列的問題：怎樣結合儒家與德國哲學以真正解決「情理交融如何可能？」這一帶有強烈現實意義的時代課題。因為，中德兩民族不但於「重視歷史」上十分相似，而且兩者必須先從「意識」上變更，方能有「存在」上改革。不同者是儒家是以「重情」為主。此外、一

般人或許不知道鼎國竟然非常推崇我的老師牟宗三先生。他不但十分熟稔其著作，而且還視牟先生為當代中國哲學家之楷模。另一方面，我原欲同時向鼎國指出：無疑作為德國哲學正統之「德國唯心論」乃至 Habermas 的「溝通行動理論」均是一種「極端的理性主義」立場。不過，德國哲學還有萊布尼茲和尼采。而正如 Michel Henry 所強調：「生命具有兩點本質特徵：內在性與情感性。尼采的思想……視之為思想的目標。」(Ce sont les deux caractères essentiels de la vie, l'immanence et l'affectivité, que la pensée de Nietzsche pense jusqu'au bout.)

最後，值得補充的是：雖然一般而言德國人在現實表現上給人一種枯燥無趣的印象，但其精神世界却是異常地豐富。這單就其音樂傳統已可見一斑。而當人進入由萊布尼茲首其端，中間經歷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尼采、胡塞爾、海德格，乃至今日的 Habermas 之偉大哲學傳統，真的彷如置身於《華嚴經》所言之「蓮花藏世界」。鼎國在台灣大學的一位老師黃振華教授嘗宣稱：「不懂德文便與哲學無緣。」這一論調無疑十分難以使人信服。可是，若無德文的閱讀能力，則在精神世界之遊歷上，絕對是一莫大損失！鼎國或許受其老師之言論所激發，早於出國前便具備良好之德語基礎。另一位留德前輩高信先生於生前嘗感嘆國人赴歐只孜孜於趕快完成學位，以便回國即可謀取教席。然鼎國却絕非這些急功好利之徒。而從其返國後之辛勤教學與撰述，可以見出其欲與國內學界乃至一般讀者分享德國精神食糧之殷切與熱誠！

III.

兩週前剛赴巴黎參加國際中國哲學會議，不覺回想起個人首次在歐洲參加國際中國哲學會議，乃係 1991 年於慕尼黑所舉行那一屆。當時便是由鼎國驅車一起赴會。然而「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十年前為年豐之遺作出版寫導言，今天又逢同樣早逝的鼎國論文集面世而撰序。下筆實難禁淚湧！鼎國終生視德國為其精神故鄉，現今我也竟又在德國為其論文集寫序，這或許可為鼎國帶來安魂之效果。而於當年鼎國赴德求學上，我嘗起過一點「因緣」上之作用。現希望於發揮其思想上，也可有「增上緣」之功能！

陳榮灼

2011 年 7 月中旬寫於漢諾威萊布尼茲圖書館

理解詮釋與對話交流的哲學詮釋學 實踐者——張鼎國老師

一、前言

1989 年深秋我初到德國南方的古老大學城杜賓根時，便認識了為人親切、待我如兄長的張鼎國老師。當時初接觸哲學的我對鼎國老師的研究領域瞭解不多，兩年後我轉往位於魯爾工業區波鴻市的魯爾大學就讀，而鼎國老師在 1994 年便已取得博士學位返台服務，直到 2002 年我開始攻讀博士學位，進一步廣泛閱讀他人的博士論文與升等論文時才發現，原來我們的研究主題竟然都與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有關！2008 年畢業返台與鼎國老師在詮釋學研討會上重逢，對於高達美的詮釋學我們雖持不同觀點及評價，然而他不僅無門戶之見，更不遺餘力提攜後進，推薦我進入國科會人文學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由此顯示的是鼎國老師包容不同哲學立場與觀點的寬大胸懷。當時正逢國科會一項進行已近十年仍未完成的大型研究計畫「台灣地區近五十年來哲學學門研究成果報告」亟需人手支援，以便於該年底完成「歐陸哲學——詮釋學部分」研究成果的結案報告，鼎國老師推薦我著手這項工作，使得我有機會一方面廣泛接觸 2000 年以前各類詮釋學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更藉此機會瞭解鼎國老師的詮釋學思想，領略他深遠無比的哲學心靈暨人文關懷。

二、張鼎國老師的詮釋學研究風格、理念與貢獻

無論是 1994 年於德國杜賓根大學，跟隨哲學詮釋學大師高達美之嫡傳弟子 Rüdiger Bubner 教授，以德文撰寫的博士論文《歷史、理解與實踐：一個特別關注高達美哲學詮釋學之趨近於實踐哲學傳統的研究》(*Geschichte, Verstehen und Praxis. Eine Untersuchung zu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Gadamer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r Annäherung an die Tradition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Marburg: Tectum 1994) ，或者是畢業返台後所發表的、為數眾多的會議論文、期刊論文與專書論文，鼎國老師可以說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地貫徹他對高

達美哲學詮釋學觀點與主張所標示的「詮釋求通」的理念。「詮釋求通」不單是他用來標示與推崇高達美哲學詮釋學的理念，更是他自己奉行不渝、力求實踐的生活與治學信念。從學術研究領域對哲學傳統經典的理解、詮釋與探究，到日常生活領域與家人、學生和同事間的相處、交談與溝通，鼎國老師總是抱持他一貫重視實踐向度的立場，溫和而堅定地秉持他所推崇的理解詮釋、語言溝通與對話交流的哲學詮釋學理念，以達致對他人觀點與思想理念的適切理解以及與他人視域的融合，力求「將人我之際轉化成具有『共同歸屬』的同伴關係」。

也因此，我們看到他不論是在1998年於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發表的〈理解、詮釋與對話：從哲學詮釋學的實踐觀點論多元主義〉這篇文章中，鉅細靡遺地從詮釋學的當今發展、其與傳統詮釋學的區別，及其具普遍性意義的理解、詮釋及語言等概念的重要性的說明，到哲學詮釋學「透過理解、詮釋以達成自我理解」的應用問題的討論，到最後用視域融合的對話觀點，探討多元差異之間如何可能調和並存的問題，並且提出在後現代情境中「多元而不紊亂的哲學論述的可貴」。還是在2005年澳門中國哲學會「訓詁、詮釋與文化重塑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全球化與文化際理解溝通：詮釋學對話模式的適用性探討〉之中，對詮釋學對話模式於全球化處境下之適用性問題所提出的討論。抑或在2008年發表的〈文本與詮釋：論高達美如何理解康德《判斷力批判》〉這篇文章中，探討高達美在《真理與方法》中對康德《判斷力批判》的初步解讀和批評，不但將高達美對所謂「『奠基於康德之上的主觀主義及不可知論』的不滿」理解為「《判斷力批判》的效應歷史問題」，並將此篇文章視為「對高達美所主張文本詮釋有如對話交談的一個案例檢討」。這些在在表現鼎國老師對高達美詮釋學理念的融通與接收，不僅展現其經由詮釋與對話以達致視域融合的努力，更具體實踐他深表贊同的哲學詮釋學「透過理解、詮釋以達成自我理解」的應用概念。

此外，我們還看到他在1998年發表的〈「書寫誌異」與「詮釋求通」：追究一場南轅北轍的哲學對話〉這篇文章中，不但用「詮釋與解構」、「融通與歧異」、「持續與斷裂」、「哲學與文學」等對比強烈之命題，不僅生動而精確地勾勒出德希達與高達美這兩種不同世代之間思考風格與哲學理念的迥異，更從兩人在巴黎所進行的文化論戰，與雙方所各自捍衛因而針鋒相對的哲學立場中，進一步領悟他們對於當今哲學思考所具有的重大意義。他特別點出，這場論爭尤其對於「當代哲學思考要如何繼續發展的共同性課題」，對於「當今哲學論述應該以怎樣

的方式、風格、文體、規模、路向、用心、策略進行下去」等一連串的實際問題，都具有極為值得借鏡的思考素材，並有待我們進一步去把握及發揮。這篇論文不僅內容嚴謹，文筆更似利刃，引領讀者進入宛如華山論劍的哲學功夫對決，招招扣人心弦、精彩無比。最妙之處在於文章最後他用「非結論」委婉點出自己的詮釋學立場：「詮釋學既不提供也不堅持一絕對立場，卻又無意和『解構』一般逞巧思奔馳，不知止於何處。」進而引用高達美的說法表示：「詮釋學不適宜說出最後定論，不適合說最後的話（das letzte Wort），因為隨時會有更新更佳的詮釋出現。所以詮釋與對話的開放進行，向著更寬闊開啟處繼續探索，這就是哲學思考不停活動、持續探問追索的方式：亦即始終自處在問與答、同一與差異、熟悉與陌生、信賴與猜忌之間，在疑似斷裂不通之處欣見柳暗花明。」在百家爭鳴、各有千秋的哲學領域之中能夠秉持這般深刻見識與恢弘氣度，鼎國老師自己不也正是一位，套用他形容高達美的話，「堅持著一份並非微不足道的光與熱存在著的」理解詮釋、語言溝通、對話交流的哲學詮釋學實踐者？

2000 年之前國內的詮釋學研究論文，以英美研究成果的翻譯及介紹性的文章居多，深入剖析、評論、比較、綜觀詮釋學問題者相對較少，像鼎國老師這樣既能密切關注當代詮釋學最新研究與發展趨勢，力求與國外的哲學研究保持同步，又能夠從西方哲學傳統與思想發展脈絡去剖析海德格與高達美詮釋學之思想精髓，甚至更進一步抱持詮釋學「詮釋求通」、「對話交流」理念去進行哲學探究與對話者便不多見了！鼎國老師的驟然離世，怎能不是華語哲學界的一大憾事！

陳宣而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哲學博士

CONTENTS

主編序／汪文聖	i
謝謝張老師，明天見／洪世謙	iii
序／陳榮灼	vii
理解詮釋與對話交流的哲學詮釋學實踐者——張鼎國老師／陳宣而	xi

第一部 詮釋學論爭及當代哲學對話

黎德爾論「第二哲學」	003
義理詮釋、自我理解與文化診療	027
理解，詮釋與對話： 從哲學詮釋學的實踐觀點論多元主義	045
「書寫誌異」與「詮釋求通」—— 追究一場南轅北轍的哲學對話	067
文化傳承與社會批判—— 回顧Apel、Habermas、Gadamer與Ricoeur間的詮釋學論爭	093
「較好地」還是「不同地」理解？ 從詮釋學論爭看經典註疏中的詮釋定位與取向問題	113
詮釋學論爭在爭什麼：理解對話與爭議析辯？ 高達美與阿佩爾兩種取徑的評比	137
經典詮釋與修辭學傳統： 一個西方詮釋學爭論的意義探討	161
詮釋、修辭與論辯溝通	181